

幸福的泉源

王平陵 著
三幕一景喜劇

書叢藝文中正

劇 喜 幕 三

源 泉 的 福 幸

(本 之 樂 快 為 人 助)

著 陵 平 王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一十年九十四國民華中
版三臺月十年八十五國民華中

源泉的福幸

~~定價~~ 價定本基 册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陵	平	王	者	著	編
潔		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所	行
局	書	中	正	所	刷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 經 總 外 海

(號一一一街老皆亞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滙 (4306) 號八七六〇第字業臺版內 證記登部政內

幸福的泉源

(三幕一景喜劇)

時間：最近。(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左右。)

地點：臺北市。

人物：

曹純英：年約二十四歲，貌端莊、淒艷，態度大方，思想純潔，性格剛正，熱情不外露，願意幫助別人，正是男人認為『高攀不上』的最佳對象。

曹飛龍：太保型的高中學生，年約二十二歲，純英的弟弟。任性使氣，好說大話，瞧不起一切，而自己又犯了不可救藥的『自卑感』。

曹福元：心地厚道，大腹便便的開明商人，年約五十六七歲，蓄短鬚，聲音宏亮，幼年家貧失學，深悔沒有讀書，渴望『兒子成龍』；也樂意幫助青年向上。

曹母：年近五十，熱忱慈愛，但過於放縱自己的兒子。出身農家，從未見過世面。來臺後，丈夫生意得手，發了財，改變了過去樸質的生活習慣；然無論她的服裝、首飾，如何華貴，反顯得俗不可耐。

夏愁秋：年約三十多歲，身材中等，面容清癯，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額上已顯出幾條縐紋，西裝的式樣是舊的，質料也不算太好，但頗整潔。性格柔中有剛，在

和霧中保持人格的尊嚴，是一位富於熱情和幻想的愛國詩人。

何松年：年約二十二歲，是一位英俊、熱情、自命不凡的青年。他是曹飛龍的初中同學，現已大學畢業，受完軍訓，預備出國深造。他爲了生活，兼做曹飛龍的家庭教師。

洪霞：年近三十，老於世故，裝束時髦，看上去還像二十五六歲的少女。她逼於生活環境，不得不犧牲色相，爭取她所需要的東西；但本性不壞，在遭遇到現實的教訓之後，會覺悟自新的。

馮志航：年約二十七八歲，身體結實，慷慨明朗，有強烈的正義感，樂於助人，是一位標準的海軍軍官；而又愛好藝術，會做詩、唱歌，是曹純英的初中同學。

阿梅：年約二十多歲，打扮不俗，會講流利的國語，好勝心極強；但善於應付，使你覺得她是聰明能幹的女傭人。

警察：二人。

學生羣眾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聖誕節前夕，下午五點半鐘左右。

地點：臺北市，曹公館富麗堂皇的客廳。

佈景：聖誕節前夕，曹公館的大客廳，充滿度聖誕夜的氣氛。一棵高大的聖誕樹，掛着五彩繽紛的小電燈。美麗的彩紙，棉花製成的白雪球，圍繞在聖誕樹上。牆上裝飾着艷麗的聖誕卡片，聖誕老人在客廳一角，含笑迎人。在聖誕樹及聖誕老人的旁邊，放了若干張凳子，一張擺了糖果、香烟、水果……這類食物的茶几。壁櫥裡擺着各種洋酒。

左邊有一門通外，人從此門進出。門側，有掛衣帽處。右首有長沙發一，及一面着衣鏡。其相對方向，擺着兩隻小沙發，中有一個圓桌，桌上有些唱片及畫報。有一門通臥室。客廳正中的一面，有兩扇落地窗，窗外是花園的一角。華麗的窗綫半遮着，隱約可見園裡的花樹。窗前是一張新式的書桌，桌上有文具及電話機。

幕啓時，壁上的掛鐘，指着下午五點半，夕陽從落地窗射進來，把裝置在客廳內的聖誕樹、聖誕老人，抹上一層耀眼的光澤。

電唱機播出嚴肅而動人的『聖母頌』。

曹飛龍穿了一套新西裝，提着一根紅領帶，從臥室中衝到客廳。

曹飛龍（以下簡稱飛。）：（扮着鬼臉，怪腔怪

調地學唱一句「聖母頌」。）阿北瑪！

利亞！他媽的！這張片子聽了幾百遍
了！是誰放的？（狠狠地關掉電唱機。）

姐姐還沒有回來，準是阿梅放的。阿梅
！我才買的那張「恰恰恰」到那兒去了

！他媽的！擺着好聽的「香蕉船」，偏
不放！（換上「香蕉船」，跟着「香蕉

船」的節拍，舞到穿衣鏡前，張大嘴，
放寬喉嚨學唱兩句：）Da! Oi! Lay!

○一（曹飛龍對着穿衣鏡打領帶，打了
好幾次，總覺得不妥，又解開重打，仍

舊認為不合適，因為馬上要出去，急得
嘆氣、頓腳，自言自語。）

飛：唉！真急死人啦！真要我的命啦！

（阿梅聞聲，從內室裏跑出來，驚問。）

阿梅（以下簡稱梅。）：什麼事？什麼事？少

爺！

飛：（不理會阿梅，雙手在抽領帶，憤憤地嚷

：）媽的！你這不聽話的鬼東西！你幹嘛
老跟我過不去！（看一看壁上的掛鐘。）

洪霞約我四點鐘到她家，現在五點多了！
（阿梅站在門口，看他不會打領帶，嗤嗤

地好笑。）

飛：（猛的，脫下上裝，拋在地板上，狠狠地
抽開領帶嚷：）老子！我總算怕你了！（

回轉身，正要向內室跑。）

梅：（笑得前俯後仰。）哈……哈……

飛：（以爲阿梅譏笑他，大聲罵。）阿梅！笑
什麼？大少爺不好惹！你知道嗎？

梅：大少爺！你真把我急死了！我以爲你闖了
亂子，做了虧心事，上吊了！原來是對着

鏡子打領帶！哈……哈……

飛：（把阿梅從門邊拉開。）滾開！不要妨礙

交通！我沒工夫說廢話。（急忙跑進內室。）

梅：（走進客廳，關掉電唱機。把飛龍拋在地板上的上裝，放在沙發上。稍稍整理一下桌子上的東西；看看鐘。）五點半了，大小姐就要下班了！

飛：（穿了一件新式的夾克，打着一個鮮艷的領花，從內室匆匆跑來。）阿梅！瞧！（指一指領花。）領花好不好？

梅：我要去燒飯，（學飛龍的口氣。）沒工夫說廢話！（剛走到門邊）。

飛：（用力把阿梅拉回來。）算你厲害！（馬上從口袋裡摸出一片口香糖，塞進阿梅的嘴巴。）我請你吃一片口香糖！

梅：（忸忸孌孌地，不肯接受。）這是什麼糖？軟綿綿的。我不吃！我不吃！（急退）。

飛：（追上去。）不識抬舉的鬼丫頭！我定要

你吃！大少爺的面子要緊！你不吃，可不行！（又猛的塞在她的嘴裡。）

梅：（立刻吐掉。）噁！這怪味多難受呵！（急欲跑出。）

飛：（又從茶几上拿了一塊巧克力，三腳兩步把她拉回來。）來！來！來！不要走！我再請你吃一塊巧克力！

梅：（拍去他手裡的糖。）你媽媽就要回來了，我晚飯還沒做好呢！（轉身就跑。）（洪霞已威裝裝抹，悄悄走進客廳。）

飛：（快步追上，又把阿梅拉到身邊。）阿梅！你瞧我身上這一套新裝束怎麼樣？抱歉得很，我大沒有自信心了！請你站在你們女孩子的立場，給我一個忠實的批評吧！我姐姐是研究心理學的，她很瞭解男人的心理，我可一點兒不懂女孩子的心理！

梅：（做一個鬼臉。）噫——你穿得這樣漂亮

，原來是想討女孩子喜歡的嗎？羞死了！
（竭力掙脫曹飛龍的糾纏。）

飛：（死拉住她不放。）你要說真話，你覺得

我這樣打扮好不好？你歡喜不歡喜？

梅：（假裝端詳一會。）唔！很好！很好！（

曹飛龍慢慢鬆手，阿梅轉身就跑。）

飛：（追問。）你歡喜不歡喜我？

梅：（格格地發笑。）格格格……我不歡喜！

不歡喜！

飛：（站在門口，面對裏面叫罵。）你這鬼丫

頭，你不歡喜我，我要揍你！

梅：（在內笑罵。）哈……哈……哈……你敢！

（洪霞突然狂笑起來。）

洪霞（以下簡稱霞。）：哈……哈……哈……新聞！

新聞！我採訪到一件有趣的花邊新聞！

飛：（又驚又窘。）洪霞！你什麼時候來的？

（立刻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雙手拉住她

的手，既抱歉又親暱的樣子。）想不到你會跑來。我正預備來找你呢！（洪霞掙開他的手。）

霞：（冷冷地笑。）哼……哼……堂堂的大少爺，

調戲女佣人！破壞風化，製造黃色新聞。

（從桌上取一枝烟，點着在抽，坐在沙發上，沒精打采地吐烟圈兒。）

飛：（緊張地跑到她面前，大聲表白。）洪霞

！你不能冤枉我呵！你瞧！我已經打扮

好了，鬍子也刮了，祇等把頭髮一梳，噴

點香水，就預備來找你的。

霞：（冷冷地問）找我幹嘛？

飛：別裝蒜了吧！昨天我們不是在「四姊妹」

咖啡館約好的嗎？聖誕夜同去圓山吃晚飯

，吃完晚飯，就參加八點鐘的舞會。我們

要玩一個通宵，玩一個痛快！

霞：（嚴峻地拒絕。）對不起！我等你不來，

已經另有約會了，我特地跑來跟你打一個招呼的。請原諒！（站起來，假裝要離開。）我走了！也許和我約好的那位老朋友，在我家裡等我了。

飛：（竭力挽住她。）那可不行，你先答應我的。

霞：（欲行又止，帶有考驗的口氣問。）今晚到圓山飯店去的都是些有錢的老爺，貴夫人，濶小姐。你有足夠的錢嗎？我可不能陪着你丟臉呵！

飛：（立刻從懷中摸出一把現鈔。）那還成問題嗎？（又從褲袋裏掏出一一些美鈔。）瞧——（在洪霞面前顯一顯。）

霞：（驚喜地叫起來。）唷！你還有這許多美鈔！誰給你的？你爸爸給你的嗎？（忽裝作異常巴結的媚態，走到聖誕樹旁邊的小凳旁邊，假親暱地坐下來。）

飛：不是，我爸爸不給我錢，他要封鎖我的經濟來源，逼着我唸書，唸完高中，考大學，大學畢業，再出國。他說，現在決不給我錢，祇要我能够出國留學，隨便我花多少，他都願意。

霞：（笑着問。）那麼，你的美鈔，到底是誰給你的呢？（拍拍他的肩。）

飛：洪霞！告訴你，可不能告訴別人呵！……霞：（怔一怔，打斷他的話線問。）怎麼啦？你是從你爸爸那兒偷來的嗎？

飛：呸！你瞧不起人！堂堂的大少爺，還會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告訴你吧！是我媽媽給我的，媽媽最疼我，我要什麼，就給什麼，而且她老人家同我的看法一樣，這個時代，祇要有錢，什麼都好辦，唸書有什麼用！

飛：嗯！不錯——錢，最重要！不過……

飛：（插上去說。）不過怎麼樣？你知道我爸爸並沒有唸過什麼書，但他現在有的是錢，還不是照樣住洋房，坐汽車。他現在已快六十了，還不是照樣有一些漂亮的風騷的歌星、明星、舞星什麼的，想跟他在一起鬼混！社會上有些重要的事情，還不是照樣少不了他。

霞：（用纖指擊觸他的下頷，故意逗他，笑嘻嘻地。）好！好！算你會說話。不過，（故作正經，用極端撒嬌的口氣。）飛龍喲！你可不要瞧不起我們女人啦！你瞧不起任何女人都可以，你千萬不要瞧不起我。

我決不是那些要錢不要臉的女人！

飛：我老實說，到現在為止，世界上最喜歡我的女人，還只是我的媽媽而已。我當然也最歡喜我的媽媽。像那些比較像樣的女同學，我姐姐常帶到我家裡來玩的三六美人

，五大校花啦，還有一些我曾經在她們身上用過心思，花過鈔票的什麼歌星、舞星、明星，她們都自命不凡，瞧不起我！（也像自命不凡的模樣，狠狠地說。）好吧！大少爺有的是錢！（摸出鈔票，用力摔在桌子上。）我也瞧不起她們！不歡喜她們！

霞：（拿起飛龍摔在桌上的錢。）飛龍！好乖！世界上除了你媽媽之外，還有我最歡喜你！（拍拍他的肩膀，靠近他。）飛龍呵！你這傻孩子！你到今天還不知道我愛你嗎？

飛：（從洪霞的手中，把錢拿回，塞進自己的褲袋中。）那麼，你剛才為什麼不理我呢？爲什麼瞧不起我呢？

霞：你簡直是個大傻瓜！我故意逗你玩的呀！像你這麼棒的大少爺，難道會愛上女傭人

嗎！阿梅這個……

梅：（正要到客廳，忽聽到侮辱她的話，大興問罪之師。）什麼？什麼？你說什麼？你什麼東西？我是傭人，怎麼樣？誰不比你高貴些！做傭人，是我的工作，是靠自己的勞力，幫助別人，換來工錢養活我和我的媽媽。我問你，你是靠什麼來生活的？你是幹那一行的？

霞：（拂然而起。）混蛋！你敢破口罵人！你知道老娘是什麼人？

飛：（制止。）阿梅！走開！走開！你太不懂禮貌了！（阿梅退。）

霞：飛龍！就是你放縱她的！你瞧她，對客人這麼不禮貌。你有錢，還怕找不到傭人嗎？薦頭行有的是！

梅：（冷笑。）哼……笑話！有錢就能欺人嗎？我還怕找不到工作嗎？（在內室回應。）

霞：不要說風涼話吧！我可憐你！要不是看在你大少爺面上，我決不饒你！

飛：噯！讓她去吧！（拉她坐下來。）何必呢！

霞：（餘怒未息。）你不要小看她。她的話，倒蠻有骨子呢！

飛：喂！洪霞！你不是諱看我的面子嗎？來！來！坐下來吧！我問你，你真的歡喜我嗎？

霞：（笑。）哼……那還有假嗎！

飛：（疑惑。）像我這種人，真有漂亮的女孩歡喜我嗎？

霞：（突然清脆地喊一聲。）飛龍！

飛：（立刻站起來。）有！

霞：站好！

飛：是！（作立正狀。）

霞：（眯着眼睛，裝模作樣地打量飛龍。）

唔！唔！真「棒」！真「帥」……

飛：（欣喜若狂。）是嗎？……

霞：又瀟灑！又英俊！……

飛：是嗎？是嗎？

霞：（把曹飛龍拉到身邊坐下。）十足的美男子，人人歡喜，個個疼！

飛：真的嗎？

霞：（摟着他。）你是你媽媽的好寶貝，是我的……

飛：（驚喜。）是你的什麼？

霞：（慢條斯理地。）是我的……是我的（撒嬌。）你自己知道就是了！我不說！（起來，故意離開他。）

飛：你說呵！說嘛！（追到她身旁。）

霞：你是我的好朋友！（笑。）哼……哼……

飛：我只是你的好朋友嗎？我不滿意這樣的回答！

霞：傻子！你要我怎麼說呢？

飛：洪霞！說真的，我的女朋友够多了，我今天忙到晚，全是忙着回覆那些討厭的情書。我精神上的愛人太多了！我再也不缺少你做我的女朋友了！

霞：（假天真。）你要我做你的什麼呢？你說吧！你代我說吧！

（曹飛龍附在她耳邊說幾句鬼話。）

霞：（放浪地笑。）呵！哈……哈……小鬼呵！任你怎麼說，都可以，我滿不在乎！

飛：（得意忘形，以搖滾舞的步伐，跳到電唱機旁，一面高唱兩聲。）Day! Oi……
Day! Oi Day! is a day! is a day! ……

……洪霞！這是你最愛的一支流行歌曲——
『香蕉船』。

霞：今晚上，我正預備在圓山舞廳獨唱這支歌呢！

飛：你會唱嗎？

霞：會！這是我的拿手歌呵！

飛：真的嗎？快唱給我聽聽！

霞：等一會！喂！飛龍！我問你，你姐姐呢？

飛：你問她幹嘛？她在學校裏還沒回來！她只

比我大兩歲，現在做起助教來了，自以為爲了不起，老是擺起教訓我的姿態，干涉我的行動。我最討厭她了！

霞：（附和。）我也最討厭假正經的人了！你姐姐的性格和你完全不同！我在你面前很自在；我一見着她，我的手，我的腿，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見的繩子細起來一樣，怪不舒服！不過，我很喜歡你媽媽，你媽媽真好。她老人家不在家嗎？

飛：（笑一笑。）哼：出去學跳舞了。

霞：哼——！你媽媽還喜歡這一套！看不出！看不出！其實，她要學跳舞，我可以教她

。喂！她老人家學那些舞？曼波？恰恰？還是最流行的加力騷？

飛：噯！別提那些吧！我媽媽根本不歡喜跳舞！

霞：那怪了！她爲什麼學跳舞呢？

飛：爲了監護我爸爸，只好老來學皮匠！

霞：你這是什麼意思？

飛：有些壞女人看中我爸爸的錢，死纏我爸爸，我媽媽不得不學會跳舞，捨命陪君子。

霞：（眨眨眼睛。）你爸爸又不是三歲小孩！

飛：哎呀！我們越談越遠了。你快把『香蕉船

』唱給我聽聽。唱完了，我們趁姐姐還沒
有回來，馬上叫一輛汽車，到圓山去。

霞：要我唱歌，可以。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飛：祇要我做得到，無論什麼事，都可以答應你。

霞：公開你那些女朋友的情書，讓我學習學習，見識見識。

飛：（興奮地跑到窗邊的書桌，找到一堆信件及貼照簿，笑呵呵地跑到洪霞面前。）那有什麼問題！你既然願意滿足我的要求，我應該向你坦白，向你公開！

霞：（忽然板起面孔，嚴厲地質問。）喂！你別瞎說，我滿足你什麼要求呵？

飛：哎喲！小姐！你知道就是了！（枝梧過去。一面翻開貼照簿。）瞧！這都是各地的歌星，舞星，明星，校花，校后……親筆簽了名，掛號寄給我的。

霞：（明知道這些照片是他寫信要來的；但爲了逗他的歡心，故意裝做羨慕、忌妒的樣子，用撒嬌的聲音嚷：）我說，我的飛龍呵！你有這許多美麗、多情的女朋友，還瞧得上我嗎？

（曹純英從學校裏夾着一本洋裝書回家，看見洪霞、曹飛龍交頭接耳在翻看貼照簿，曹飛龍的臂彎裏夾緊一扎信件。曹純英遲疑一下，欲行又止，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飛：我的好小姐！不要吃乾醋好不好？翻，翻，再看下去！精彩的在後面。

霞：（假裝驚訝的口氣。）喲！這位小姐！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把貼在簿子上的大幅照片取下來，端詳又端詳。）真的！我彷彿認識她。（假裝考慮一下，突然叫起來。）呵！對了！對了！我上一個月，買了一本『今日世界』，她是封面女郎。

飛：（竭力否認。）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霞：唔！是的！是的！（想了一想。）哎！枉可惜我記不起她的尊姓大名了！

飛：你不要小看我，我決不會無聊到這步田地

，把雜誌上的封面女郎，當作愛人送的照片！

曹純英：（以下簡稱純。）（慢慢走來，一本

正經，略帶笑容說。）飛龍！爸爸在公
司裏還沒有回來嗎？

霞：（驚惶失措，現出不自然的微笑，同聲嚷

。）姐姐回來了！

純：洪小姐在這裏。

霞：（勉強笑了笑。）哼……哼……我剛剛來。（

洪霞退到聖誕樹旁邊。曹飛龍走上去打招
呼。）姐姐！今天是聖誕夜，爸爸有約會

吧！（不提防夾在臂彎的信件，一封封滑

落下來。）

霞：（大聲喊叫。）喂！喂！飛龍！你的情書

落下來了！（走過來，替他拾起。）

純：媽媽呢？

飛：（發覺情書落地，慌慌張張地回答：）嗯

！嗯！我，我，不知道。洪霞！交給我，
交給我！不准看人家的私信！

露：（笑着跑過去。）不交給你。你不是要我
看你的情書嗎？

飛：（面紅耳赤，怕姐姐洩漏秘密。）洪霞！

給我，折看人家的私信，是犯法的行為！
霞：（急忙避開他，他追上去，彼此追逐着。

）我偏要看，是你自己答應我的。

純：（追過去，嚴厲地問。）飛龍！飛龍！媽

媽不在家嗎？

飛：（自知理屈似的。）嗯……不在家，出

去學跳舞了。

純：（把洋裝書及手裏的糖菓包放在桌上，輕

輕嘆一口氣。）唉！媽媽也是的，老了，

何必呢！

（曹飛龍與洪霞在爭奪信件，互相打擾。

純：喂！你們在搶什麼呵？

霞：曹小姐！是飛龍女朋友給他的情書。（曹飛龍死命奪洪霞手裏的信件。曹純英趕忙跑過來，洪霞把信交給她。）

純：（好笑。）情書？呵！哈……哈……誰會和他這個活寶寫情書？

飛：（勃然大怒，強顏地反抗。）姐姐！你不能在洪霞面前拆我的臺！我雖然是個高中生，我並沒有把你們這些架子大，年紀大，校園大，萬事不大通的大學生放在眼裡！你以為你做了助教，了不起啦！哼！老實說，我曹飛龍懂的東西，不比你們少！就是他媽的幾何、三角、代數、物理、化學、傷透了我的腦筋！不過，你中學時候，這幾門功課老拿滿分，現在有個屁用！純：這是我們應該懂的科學常識，怎麼沒有用？還有，……

龍：知道了！知道了！又是你那一套！什麼可以透視人生啦！又是什麼可以訓練腦筋啦！歷史上那些大天才，他們根本就不懂幾何，三角，代數！我又不想得諾貝爾科學獎金，學校何苦硬拿那些鬼功課來磨我呢！我的國文、歷史、公民，不是吹，我看書也能拿六十分，摸一摸書準得滿分！但我不需要拿滿分，分數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鈔票用！

霞：（笑着附和。）對！對！我以前讀書，也是最瞧不起分數！

純：（嚴肅地。）飛龍！我承認你比我聰明；可是你的腦筋用到邪路上去了！你初中同班的同學何松年，現在已經是你的老師了！（揚起手中的一疊信件。）你還要浪費時間，寫這些無聊的情書，向那些三四流的明星，不列等的歌星、舞星要照片，有